

院藏清代琉球檔案與中琉封貢關係

陳龍貴

清代，以中國為中心的封貢體系，中琉關係最為密切，院藏檔案有近五百件的中琉檔案。中琉封貢關係不僅體現在相對的宗主—屬國等政治關係，更體現在朝貢貿易的經濟領域；從檔案中的冊封、朝貢、飄風海難、海神信仰、封貢式微等事務，可具體而微地了解中琉之間關係的發展與演變。

封貢即冊封與朝貢，一方面是中國以宗主國的地位冊封周邊國家，使成為中國的屬國；另一方面則是周邊國家承認中國為宗主國，自居屬國（藩屬）的地位向中國稱臣納貢。宗主國有保護屬國的責任與義務，屬國的義務則是向宗主國進貢方物。明清時期，中國與藩屬之間，除了前述權利義務之外，其封貢關係主要表現在朝貢貿易上：中國以地大物博的泱泱大國招徠藩屬，貪圖的是藩屬的「稱臣」，而非「進貢」的區區方物；相反的，中國是厚往薄來，賞賜的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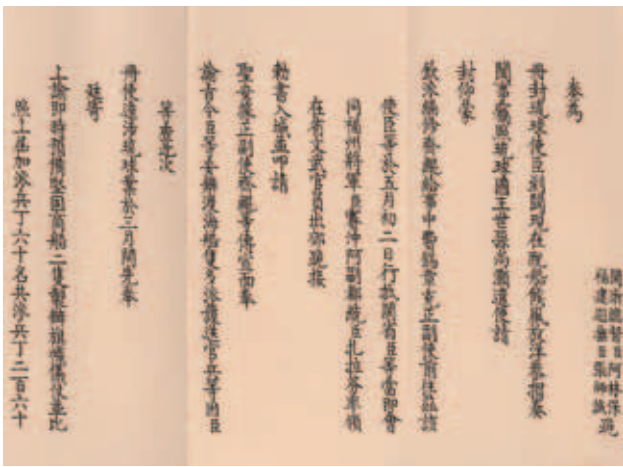
多於貢物；而藩屬所以願意稱臣納貢，除受賞物品外，更重要的是藉著朝貢進行貿易，以獲得所需物資，何況在中國口岸的進出口貨物，都可獲得豁免關稅的優待。

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明太祖遣行人楊載詔諭琉球國，琉球國中山王也在這一年奉表入貢；直到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日本出兵強行併吞琉球國、拘執國王尚泰為止，中琉之間的封貢關係持續了五百多年。就清代而言，琉球國在諸多藩屬裡，班列雖在朝鮮之後，但琉球國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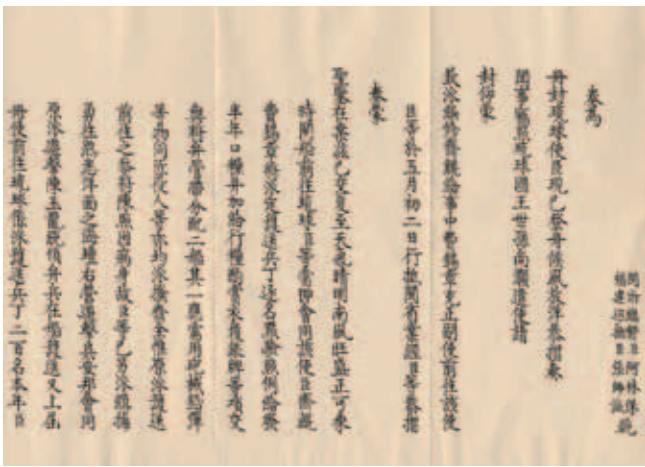
稱恭順，是「守禮之邦」，封貢次數最多，關係也最密切，因此留下了大量有關琉球國的檔案，共計將近五百件。以下就院藏的清代琉球檔案，從冊封、朝貢、飄風海難、海神信仰、封貢式微等幾個方面，談談中琉之間的封貢關係。

冊封

清代派出冊封使臣前往琉球國，自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起，至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止，共計八次。本文舉嘉慶十二年、道光十八年的兩次冊封為例，說明如下。



圖一 閩浙總督阿林保、福建巡撫張師誠奏
〈為冊封琉球使臣到閩現在配船候風放洋恭摺奏聞事〉
嘉慶13年5月6日 10扣 局部 故宮09653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閩浙總督阿林保、福建巡撫張師誠奏
〈為冊封琉球使臣現已登舟候風放洋恭摺奏聞事〉
嘉慶13年閏5月3日 9扣 局部 故宮09677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嘉慶七年琉球國王尚溫薨逝，其世孫、也是備位繼承人尚灝遣使請封；朝廷選派了翰林院編修齊鯤、內閣給事中費錫章充當冊封琉球國王的正副使臣。從這次冊封選出的三件奏摺可以看出，自朝廷選派使臣之後，直到使臣抵達福建揚帆出海之前，長達半年左右、漫長等待期間的一些訊息：首先，冊封使臣早在嘉慶十二年就已選派，使臣則要等到第二年的五月初才抵達福建；這期間最重要的莫過於等候順風，一般來說，冊封琉球國使臣從福建出海的時間，大概都是等候夏季的季風；此外，等候的期間，有時還包括了造船或選用船隻的時間；冊封使所用船隻稱為「封舟」，清代封舟，或從水師選用，多數從民間徵用商船；冊使所用封舟有兩隻，通常編號為頭號船與二號船；還有閩浙總督或福建巡撫也必須為使臣的安全，譬如防範海盜，選用水師將弁等護送官兵，以及備辦需用物件（如食物、飲用水等等）、徵用民人充當匠役之用，這些都需要在使臣抵達福州之前的時間內完成。另外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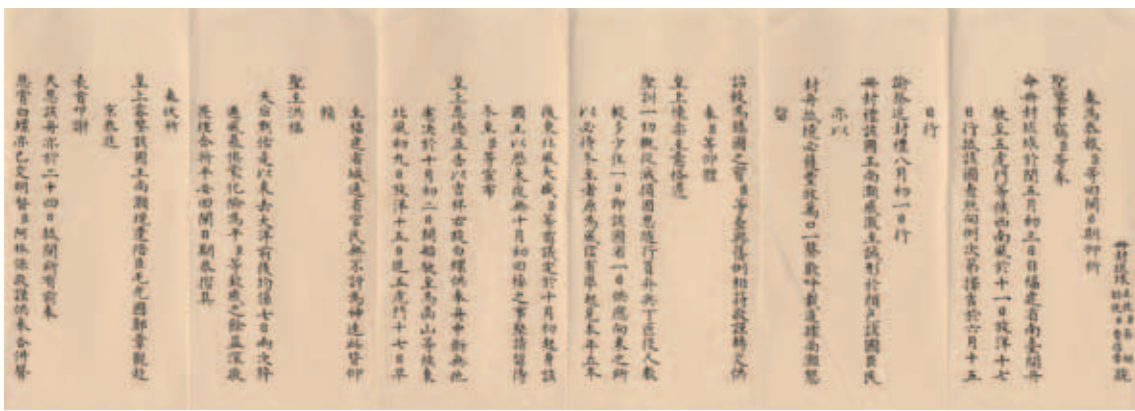
重要的訊息則是，福州是中國與琉球之間唯一的對口港口，冊封使臣前往琉球國、從琉球國回來，琉球國進貢使臣朝貢，都必須經過福州。冊封使臣雖然品級並不高，譬如嘉慶十二年的冊封正使齊鯤，他的品級不過是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也就相當於一個縣令；然而他的職務帶著欽差性質，是代表皇帝、朝廷去琉球國冊封的使臣，因此當他抵達福州的時候，可說是滿城文武傾巢而出，跪接即將出使琉球國的天使。而帶點神秘性質的是，原本供奉在督署的右旋白螺，則很謹慎地移交給正使齊鯤，供奉於舟船之內，俾保佑順利往返。（圖一）

冊封琉球國使臣於五月初二日抵達福州之後，光是等待候風放洋的時間就要一個月，可見在帆船時代，風向對於行船的制約了；而時候之風則是夏至前後的旺盛南風。使臣是從福州南臺登舟的，出了五虎門之後，就算出了大海，亦可謂前途茫茫，確需神明護佑。（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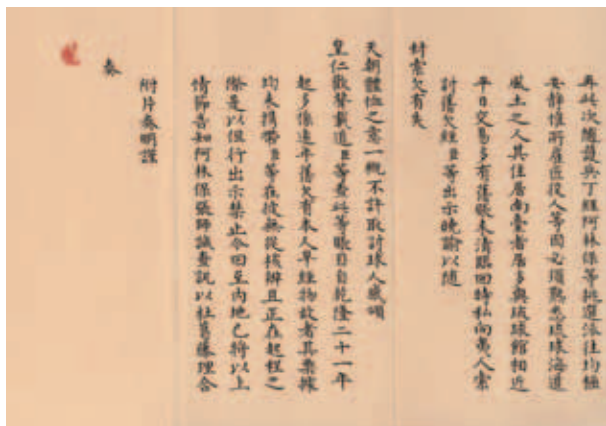
冊封琉球國使臣照例於平安返回福建之後，須向皇上奏報冊封之行的

代冊封琉球國的八位正使裡，就有兩人是翰林院修撰，一是嘉慶五年的趙文楷，一是道光十八年的林鴻年，可見清廷對於琉球國的重視。因此林鴻年就是在科舉盛行年代「一舉成名天下知」的狀況；查金榜，林鴻年為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丙申恩科的狀元，充當冊封正使之時，他還是個剛出爐沒多久的新科狀元呢！

林鴻年、高人鑑二人前往琉球國，開行前論祭了天后媽祖與海神，照例將留貯於督署的吉祥右旋神螺接到了船上；在海上航行六天，較嘉慶十三年齊鯤、費錫章快了一天。回程頗有波折，兩次猝遇風暴，航行了十一天才進五虎門。奏摺提到了琉球國謝恩貢船共有兩艘（兩艘），與冊封使臣的兩號封舟是同一天離開琉球國的。回抵福建後，再度恭奉論祭文，以報祀天后媽祖與海神。冊使為欽差，有奏摺言事之權，但顯然沒有關防，因此林、高二人上摺言事，行前借用了福建巡撫的關防，平安返回後的奏摺，其封摺印花則借用了閩浙總督的關防。



圖三 冊封琉球正使齊鯤、副使費錫章奏（為恭報冊封琉球回閩日期事） 嘉慶13年10月26日 10扣 局部 故宮0981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a 冊封琉球正使齊鯤、副使費錫章奏 附片（為曉諭隨封所雇匠役人等不許向琉球夷人索討舊欠事） 嘉慶13年10月26日 4扣 故宮098163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概情形。齊鯤、費錫章冊封琉球國之行，的確順利，往返海上的時間都各只花了七天，雖遭遇風暴，都能化險為平。帆船御風而行，往返皆有賴於季風，去時是夏季的西南季風，回程則為冬季的東北季風。抵達琉球國之後，冊封備位繼承人尚灝為琉球國王的冊封禮固然是整個過程的中心，在此之前，按禮則需要為薨逝的國王尚溫舉行論祭追封禮。至於冊封的詔敕則留在琉球國，成了琉球國的鎮國

朝貢

明清時期，藩屬之所以願意成為中國的屬國，主要著眼於可以在朝貢的過程中，從中國獲得或貿易購得其本國缺少的物資；因此，就藩屬立場言，朝貢次數是愈多愈好。從前述「冊封」的幾件奏摺，以及本節相關奏摺的敘述，琉球國「朝貢」本身雖然就只是這麼一件事，琉球國卻可以圍繞此事而派遣好幾次的船隻來到中國：首先是請求冊封，派遣請封的使臣與船隻；其次是為感謝冊封，隨著冊封使臣離開琉球國，琉球國亦派遣謝恩貢使與貢船，陪著來到福建、並進京；第三是一般正常貢期的進貢使與進貢船，那就不用說了；進貢使要回琉球國了，又有接貢船隻來到福建。

因此琉球國朝貢的內容繁多，包括了進貢、接貢、報喪、請封、迎封、謝恩、護送冊封琉球國使臣回國、護送中國難民、護送官生、接官生回國，甚至還有賀天壽聖節、慶賀登極、賀元旦等等各種不同的事務。在此略舉幾件進貢、接貢，與朝貢事務過程中貢船遭風、琉球國人喪生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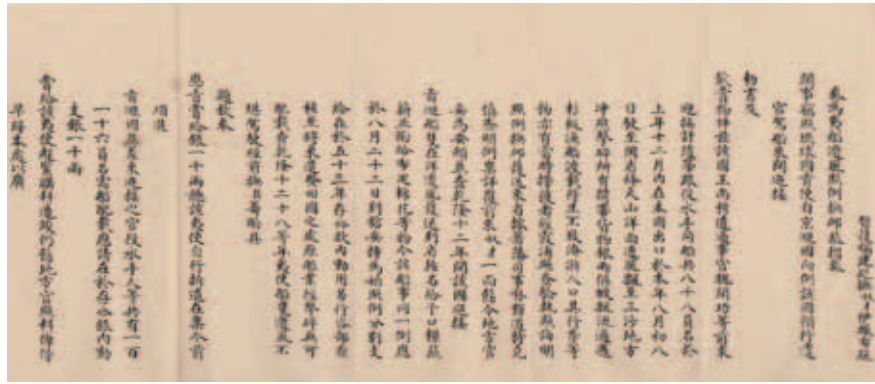
之寶。為了感謝朝廷冊封，使成為合法繼承人，剛繼位的琉球國王派遣陪臣，隨著冊封使臣回閩，也來到福建，並赴京恭進表貢。而保佑平安往返的白螺，則交回督署供奉。附片則說明所雇用的隨行匠役，因為多數住居省城福州南臺，密邇琉球館，與琉球人多有舊賬未清的情形；到了琉球國之後，竟然私底下向琉球人索討舊欠，實在有失天朝體面。（圖三）

此外，我們從道光十八年冊封琉球國的硃批奏摺，可以獲得有關冊封的其他訊息。藩屬事務為禮部該管負責，因此襲封之事由禮部具題獲准，並由禮部咨行閩浙總督、福建巡撫，請備辦冊使前往琉球國的一應事宜。清代，冊封使臣多數選派翰林官員充任，此次亦不例外；這可能與使臣到達當地之後，需要和當地文人酬唱往來、甚至題字書畫於其間有關，唯有優長於文學的翰林官員較能擔當此任。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翰林院修撰」此一稱謂，修撰品級並不高，只是從六品，但是在清代，此一官職只授給俗稱的狀元，他人無由得此；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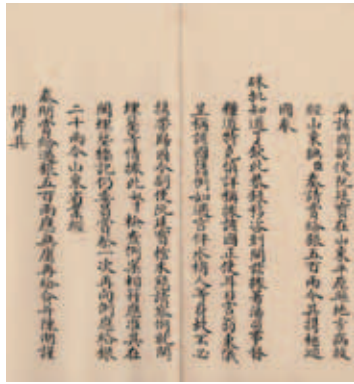
理方式的摺子，以說明琉球國朝貢事務的一些情形。

藩屬進貢，自入境的時候算起，直到離境為止，其所有人員的口糧等費用，就由沿途各省負責。琉球國進貢亦照例辦理。除了進貢的正、副使臣，以及必要隨行的進京人員之外，其餘的官伴、水梢等員，只能停留在福建省城—福州—柔遠驛琉球館，這些人員的費用就由福建省負責了。這筆費用是從各省留用的公費款內開支的，支用後必須奏報到戶部核銷；乾隆十七年有琉球國進貢之事，福建巡撫陳弘謀照例於翌年的乾隆十八年奏報核銷此一費用。此外，掌管一省財政的是布政使司衙門的布政使（通稱藩司），既然省方動用了這麼一筆公費，循例當然應該由布政使向巡撫匯報；因此我們看到了，福建布政使德舒向巡撫陳弘謀匯報公費報銷冊的情形。（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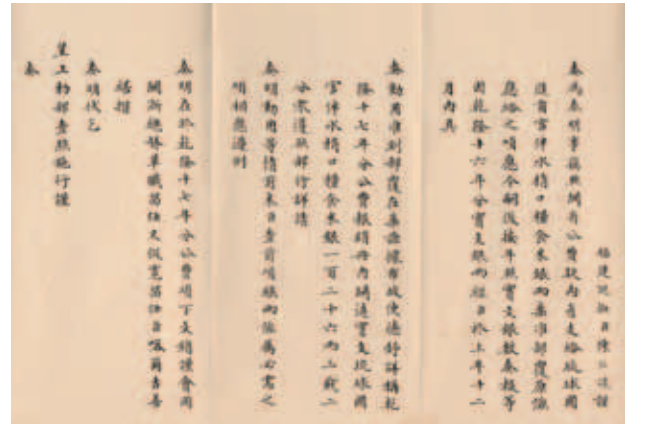
清代，物資的進出口管制可謂嚴格。在奏摺裡我們看到，即使是朝貢貿易的藩屬，即便是素稱恭順的琉球國，原准其買帶的是絲綢藥材等，



圖六 暫護福建巡撫伊輔布奏〈為琉球國貢使自京回國接貢船隻遭風照例撫卹奏聞事〉
乾隆53年10月24日 9扣 局部 故宮08130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a 附片



圖四 福建巡撫陳弘謀奏〈為乾隆十七年分閩省公費實支琉球國官伴水梢口糧食米銀奏明事〉
乾隆18年6月27日 6扣 局部 故宮02978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史書兵器焰硝牛角等是禁其置買的；甚至在乾隆二十四年禁止絲斤出洋時，也不准琉球國收買綢緞。後來因為琉球國王的請求，乾隆二十八年才准其照暎啁國的例子，可以每年買土絲五千斤、土蠶絲三千斤，一共可買八千斤之數。這可買的土絲與土蠶絲，或為生絲，不方便織紵之用，因此琉球國又要求在數額之內扣算改買綢緞等二千斤，然而此一扣算改抵，不是以一比一計算，而是仍然按照暎啁國之例，每綢緞一千斤扣抵絲一千二百斤之數。為顯示朝廷的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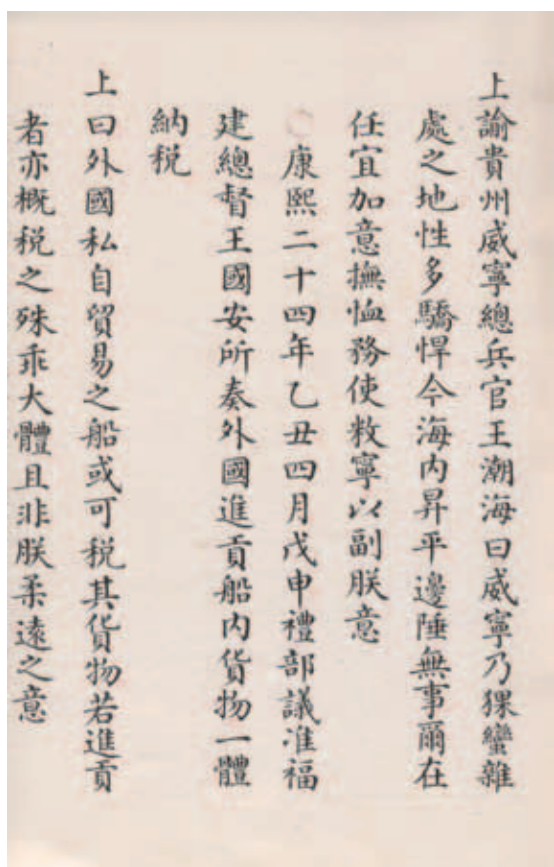
惠，乾隆硃批：「此何不可之有。」准其所請。（圖五）

奏摺裡的接貢船隻，在洋面遭風，船隻觸礁被擊碎，所攜帶的貨物銀兩都飄沒，地方官員的處理方式與程序如下：首先將生還人員及撈獲的行李物件等查驗詢問後，照例撫卹護送到省城福州安頓；按照乾隆十二年所發生同樣的案例，於公款內動支，按每人給予口糧、蔬薪，並酌給布疋棉花等，另外咨行戶部以備查核；因為接貢船已經被擊碎沉沒，無船可以配載琉球國進貢使回國，又照乾隆十二、十八年「船隻遭風不堪駕駛」的案例，於存公銀內動支一千兩賞給琉球國使臣，以便購料造船。循成例辦理事情，地方官員處理得井然有序。（圖六）

附片則說明，此次琉球國進貢，副使阮廷寶在山東平原縣病故，山東巡撫已經奏請賞給銀五百兩令其攜柩回國。此事應該是由禮部移咨到了福建，福建方面處理情形如下：署理藩司事務的督糧道特克慎就此事詢問了琉球國正使、耳目官翁秉儀的意見，

其回覆是該國如有人在中國身故，不必攜帶歸國，懇請察例就閩埋葬，例案果然如此，因此准其在閩埋葬並做標記；而且向例只應給銀二十兩，但是山東省基本上沒有辦理琉球國事務的經驗，既然已經奏明賞給五百兩，閩省就毋庸再給了。（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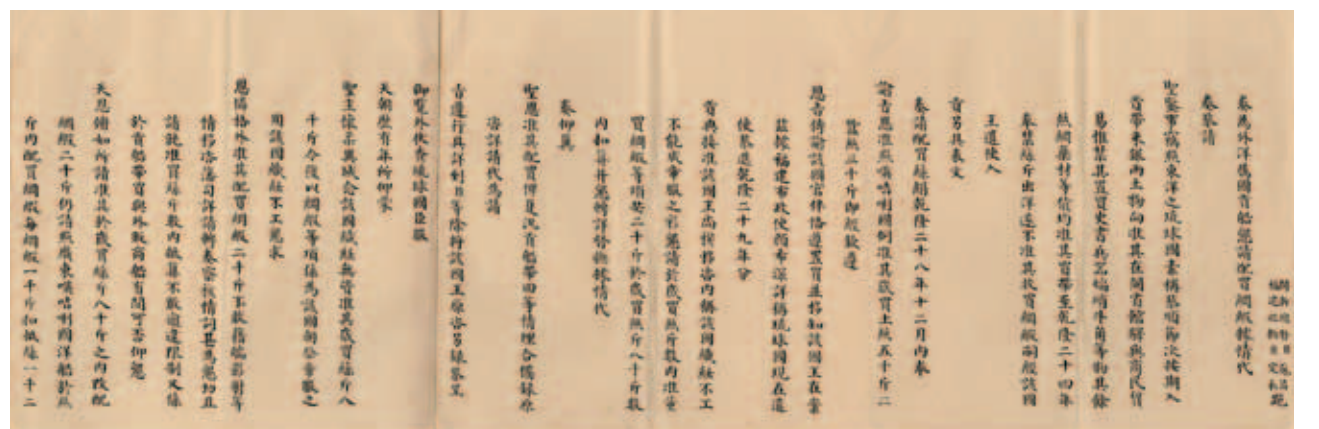
《大清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八〈柔遠人二〉裡有一條記載：「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戊申，禮部議准福建總督王國安所奏，外國進貢船內貨物，一體納稅。」可是皇帝不同意這麼做，康熙說：「外國私自貿易之船，或可稅其貨物。若進貢者亦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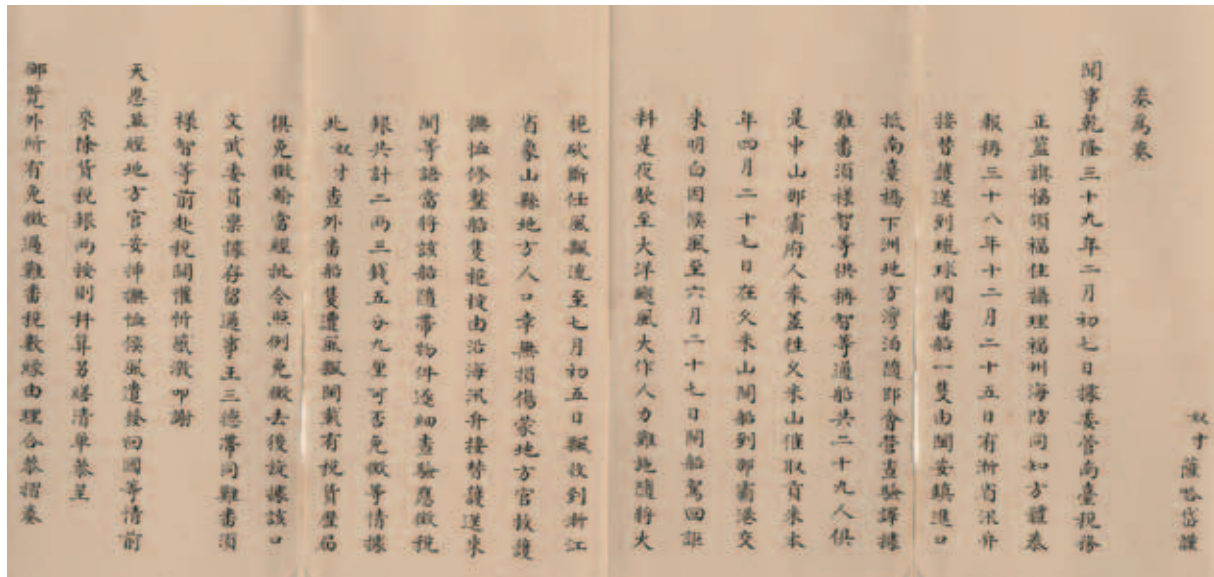
圖七 進貢船隻貨物免稅 《大清聖祖仁皇帝聖訓》卷58〈柔遠人二〉
康熙24年4月戊申（19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稅之，殊乖大體，且非朕柔遠之意。」（圖七）從此，只要是藩屬進貢，其進出所帶貨物，概免其關稅。前面說明過，藩屬進貢中國，主要著眼於從中國獲得或貿易購得其本國缺少的物資，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從朝廷海關進出口貨物可以豁免關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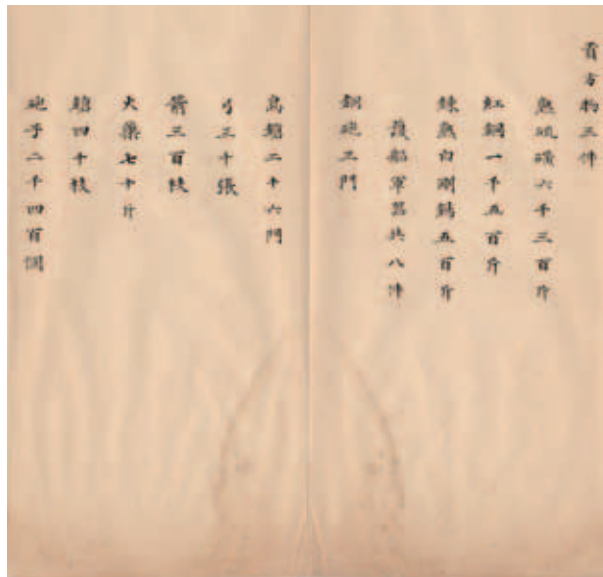
既然福州是琉球國進貢的唯一對口港口，那麼其貨物進出當然要經過閩海關；閩海關通常歸福州將軍兼管，奏摺由福州將軍所上。奏摺附有清單，包括進貢方物三件：熟硫磺、紅銅、鍊熟白剛錫，護船軍器八件，銀兩土物二十七件。另外，這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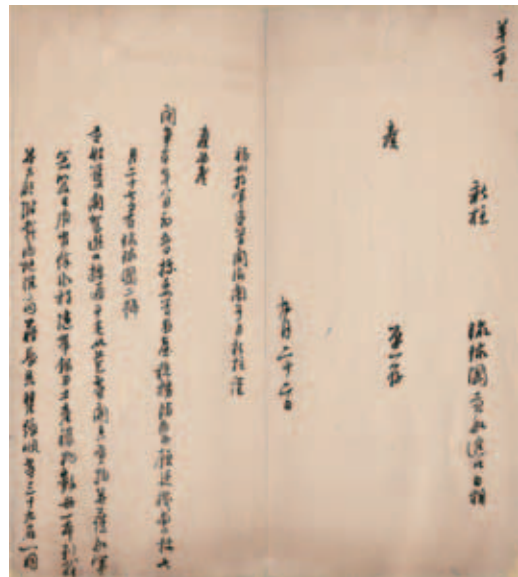
圖五 閩浙總督蘇昌、福建巡撫定長奏〈為外洋琉球國貢船懇請配買綢緞據情代奏事〉
乾隆30年3月19日 11扣 局部 故宮04586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務薩哈岱奏〈為琉球國番船一隻遇風飄流至浙護送來閩經地方官安插撫恤候風遣發回國等情奏聞事〉
乾隆39年3月6日 8扣 局部 故宮05411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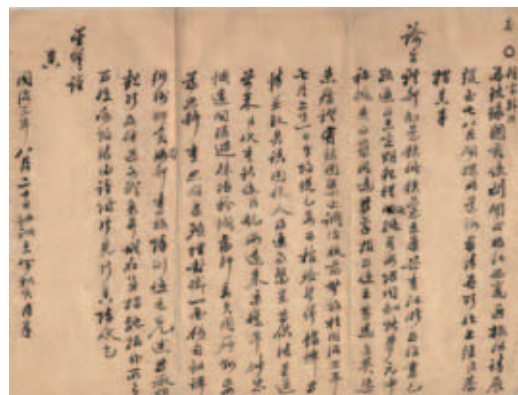
圖八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新任奏〈為琉球國貢船進口日期及隨帶貨物概免輸稅奏聞事〉及附片清單
乾隆16年8月18日 6扣 局部 故機00730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福建巡撫徐宗幹奏 附片〈奏報琉球國貢使正使王舅馬文英病故副使毛克述等謁期起行情形〉
同治3年7月29日 5扣 局部 故機09928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福建巡撫署理閩海關雅德奏〈為琉球國番人遭風到浙轉護來閩其隨帶貨物概免輸稅奏聞事〉
乾隆48年11月21日 6扣 局部 故宮07241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福建巡撫徐宗幹奏 附片〈奏報琉球國貢使正使王舅馬文英病故副使毛克述等謁期起行情形〉
同治3年7月29日 5扣 局部 故機09928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進貢船還有一個比較不同的地方，同時附載了內地颶風到琉球國的難商三十九名。(圖八)

同治三年福建巡撫徐宗幹奏摺附片，奏報琉球國貢使正使、王舅馬文英因患瘧疾於福州病故，一方面給棺殮埋封識、循例卹賞，一方面則由副使毛克述帶領進貢團隊謁期起行進京，以完成貢使任務。前曾提及，有副使於山東病故，最後也埋葬於福州的事情；由此可知，遠隔重洋，往來於中國、琉球國之間，海途艱險，同時存在於冊封使與進貢使，而於貢使

回琉球國；隨帶物件則逐細查驗，一是查其有無違禁品，二是雖然照例免徵，應徵稅銀數額仍然要計算明白，以便上奏朝廷。(圖十)

福建巡撫署理閩海關雅德的奏摺，詳細說明了琉球國遭風難民隨帶貨物概免輸稅的事情。雖然與進貢無關，颶風難民所攜帶的物件、貨物等，其進出海關，基本上取得與朝貢貿易同等的法律地位，可豁免關稅；這或許是因為：一、颶風海難本身已經處於遭受災難、有所損失的情形；二、除了與進貢事務有關，颶風難民多數來到中國，並非自願，有可能是漁民在本國海域打漁遭風飄來等等，亦即他們原本目的並不在於進行貿易。本件特別說明琉球國遭風難民隨帶貨物核徵稅銀的過程：主要由閩海

更屬為難，因為一旦身故於中國，只能埋葬中國，葉落無法歸根，對於親人而言，又是此去何恨！(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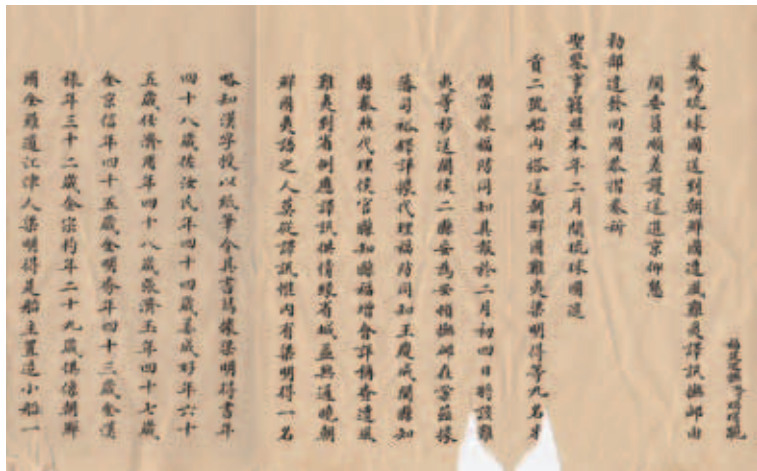
颶風海難

海上行船，海象固有風平浪靜之時，也有風濤險惡之處，因此難免遭風海難。環東亞一帶，每當有颶風海難，尤其發生在中國與周邊屬國之間時，海上救助如何處理？從以下有關琉球國的檔案裡，可以大致了解中國與琉球國之間的處理情形。

琉球國地處海隅，與中國往來必須取道海路，在海上遭遇狂風巨浪終究難免；又因琉球國貢期有序，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颶風海難的處理，基本上已有一套標準的作業程序。譬如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務薩哈岱的奏報，琉球國人民雖然遭風飄至浙江省象山縣，因為琉球國的對口是福州，浙江地方官員救護撫恤、修整船隻之後，即由海汛弁接替護送到福建；到達福建之後，福建方面的處理程序為人員、貨物分別辦理如下：人員由地方官員安插撫恤，並候風遣發

關之下的南臺稅務防禦核課，計算出應徵稅銀數額之後，稟報管理閩海關事務的大臣(本件中由福建巡撫雅德署理)，應否免其輸納；其後即由管理閩海關事務大臣核定，照例免徵，並上報朝廷。(圖十一)

福建巡撫張師誠的奏摺，對於琉球國久米島人一十四人的遭風與處理經過，有較詳細的描述，同時再次具體說明，這些難民根本就不是到中國來進行貿易活動的。首先，他們的目的地只是前往該國的那霸，嘉慶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開船，二十四日遭風；六月初七日漂到浙江象山縣，該縣查驗撫卹，原船難以再涉重洋，已經落水過的食米就地變價；嘉慶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山里親雲上等十名到達福建省城福州，安插在館驛；因為浙省已經給予撫卹、賞給銀兩，閩省照例毋庸加賞；自安插館驛之日起，每人每天給米一升、鹽菜銀六厘；回國之日，另給行糧一個月；難民遣發回國之事，等候接貢船來之後，再一併附搭回國。至於給米、鹽菜銀、行糧等費用，則於存公銀內動支，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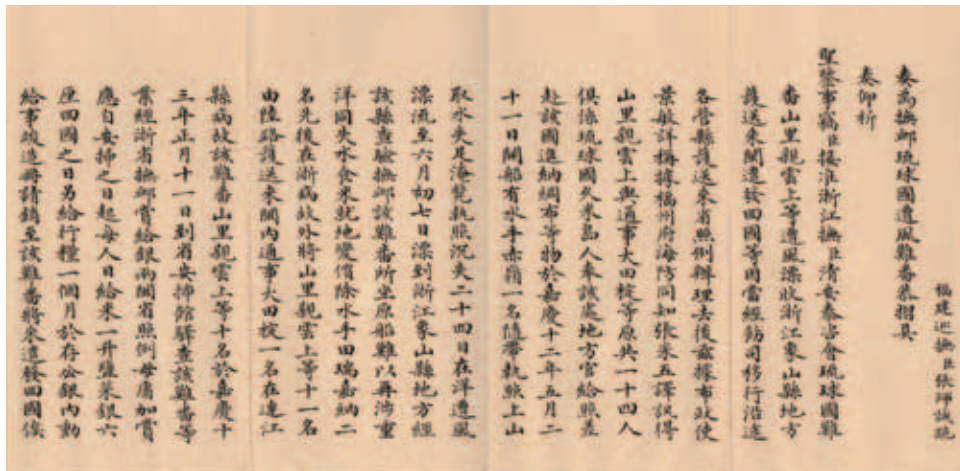


圖十三 福建巡撫瑞璜奏〈為琉球國送到朝鮮遭風難夷譯訊撫卹禮送進京仰懇勅部遣發回國事〉咸豐11年6月26日 12扣 局部 故宮13146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帆船時代航行海上，海道險阻，浪大如山，波汎如矢；風濤洶湧，

海神信仰

硃批由軍機處墨筆代批：「軍機處贊襄政務王大臣奉旨該部知道欽此。」就是在這種時候，福建地方官員並沒有拘泥於成例，害怕遭受懲處，甚至推諉卸責，因循怠政；而是勇於任事，發揮了高度的行政效能。（圖十三）



圖十二 福建巡撫張師誠奏〈為撫卹琉球國遭風難番山親雲上等具奏事〉嘉慶13年2月17日 9扣 局部 故宮09582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間。（圖十二）
福建巡撫瑞璜奏報的飄風海難事務，為朝鮮國人民飄風至琉球國，涉及朝鮮國與琉球國兩個藩屬國家，不過事務並不複雜，依然有其標準作業程序。首先，朝鮮國與琉球國之間並非沒有直接交通，為何琉球國不直接將遭風難民送回朝鮮國？原因如下：一、以朝鮮、琉球、安南三個藩屬為例，三者之間彼此距離都遠較與中國為遠，何況朝鮮、安南都與中國接壤，護送到中國較近、走陸路又較海路安全；二、中國為周邊各藩屬國家的共同宗主國，以中國為中心的救難組織體系，洵屬自然；三、明清時期，東亞文化圈顯然也是以中國為主體，或許語言不能全通，基本上漢字是彼此可以溝通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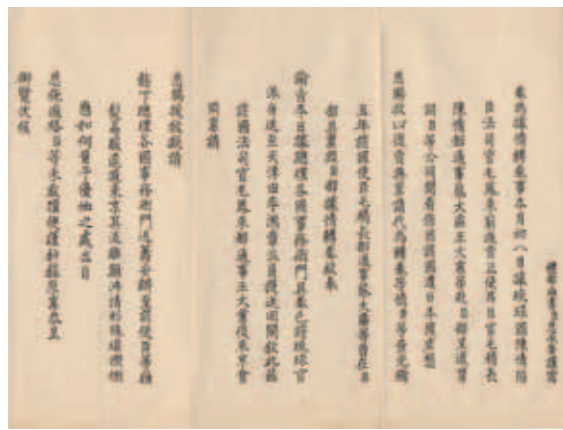
基於上述原因，琉球國於是將朝鮮國飄風到琉球國的難民，藉著進貢之時送到中國。福建方面處理過程如下：首務是將難民移送閩縣、侯官縣，妥為安頓撫卹。其次，詳情不明，語言又不通，這時就需要譯訊供情了；還好其中有一人略知漢字，於

極目連天」。梯航渡海，風濤之險難免，海難頻生有如前述，於是有祭祀海神之舉，其中則以媽祖最能慰藉討海人的心靈。媽祖信仰可說是我國沿海一帶最重要的信仰，北至天津，南到閩粵，都有媽祖廟宇（天后宮）的祭祀，而以閩臺為最盛。有感於媽祖對沿海居民、尤其是航行海上討生活百姓的庇護保佑，歷朝歷代帝王都有給予封號的榮典；康熙二十三年則加封為天后，此後皆獲封為天后，並以「天后娘娘」的身分為人們所崇仰。
冊封琉球國，使臣往來海上，為求得保佑順利往返，向來都要在船中供奉神明。嘉慶十四年，冊封琉球正使齊鯤、副使費錫章在任務完成後，上奏說明，因為獲得海神的保佑，得以順利完成冊封琉球國王的使命，懇請恩賜御書以彰顯靈應。從此一奏摺可以得知，封舟過海所供奉的神明有三：天后媽祖、尚書、祭公。其中頭號船供奉天后與祭公，二號船供奉尚書。天后眾所週知，在此不贅述。
尚書：姓名陳文龍，福建興化人。宋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官參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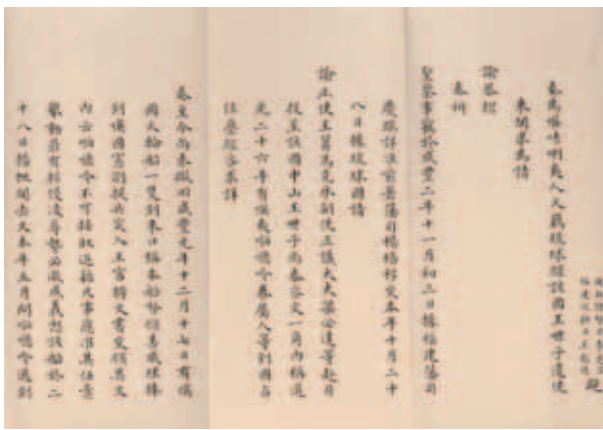
是「授以紙筆，令其書寫」；九人皆朝鮮全羅道江津人，於咸豐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出海捕魚，兩次遭風飄至琉球國，「咸豐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附搭琉球國進貢船隻來閩，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到省閩」，這回琉球國進貢花了兩個半月才到福州。至於如何將朝鮮國遭風難民送回，「向例：由陸路護送進京，交禮部轉交該國貢使順帶回國，並無航海送京之案」，可是現在太平軍起，驛路梗阻，難以照常行走，打算將難民暫留閩省，而朝鮮難民自出海捕魚至今，已將近兩年，思鄉情切，稟懇早送回國；此時剛好有管運京倉米石的文武官員要經過海路運米進京，於是「俯順夷情，權宜變通辦理」，順差航海護送進京；並且一方面飛咨沿海各省，飭行水師，派撥舟師接護前進，同時咨明戶禮二部。

在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此摺拜發於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大清正處於內外交迫之時：內有太平軍，外有二次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事，咸豐皇帝出逃熱河避暑山莊。咸豐駕崩於此年的七月間，此時正在病中，原政事，宋史有傳。明代永樂年間，以救護海舟，封水部尚書。祭公：姓名卜偃，福建擘口村人。唐代末年的書生，因晨起恍惚，見二豎投蛇歌於井，阻止汲者，自飲井水，以救一鄉，因而成神。五代時，即以靈異著名，亦海舟所最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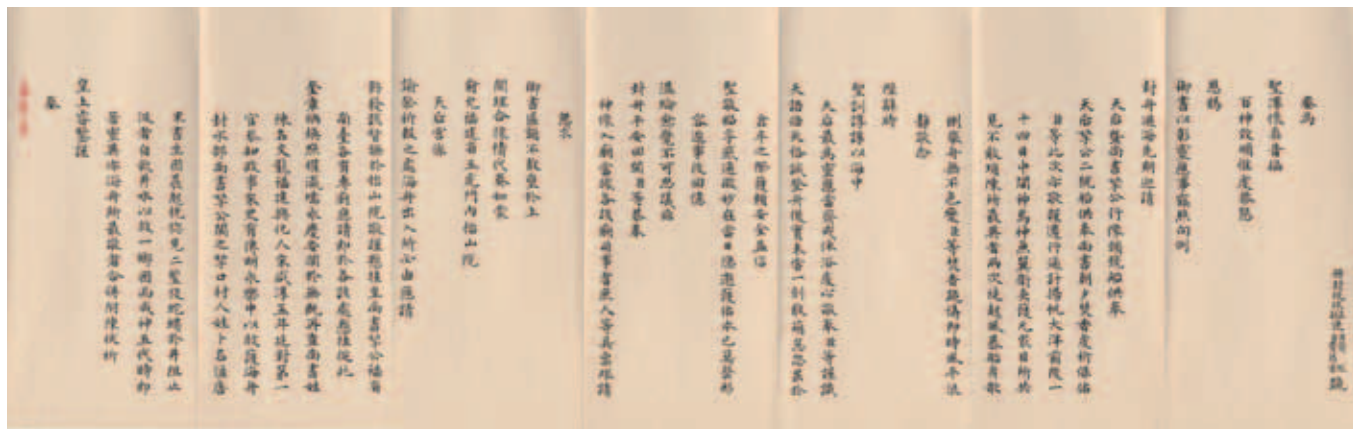
由此可知，天后媽祖、尚書與祭公，不只在歷史上都真有其人，而且都是福建人。（圖十四）
保佑封舟渡海平安，除在船中供奉天后媽祖等海神之外，在前述「冊封」的奏摺裡，也常出現供奉右旋白螺、以保佑使臣航行海上順利往返的文字敘述。在閩浙總督玉德的奏摺附片裡，總算由此得知右旋白螺的來歷，以及其神力之源。右旋白螺為班禪喇嘛所進；乾隆五十二年，福康安前赴臺灣征勦林爽文時，為高宗純皇帝（即乾隆）頒賜，往來供奉船中，風靜波恬，渡洋極為平穩。事情平定之後，白螺就一直供奉在閩浙總督衙署，直到嘉慶五年冊封琉球國使臣趙文楷等要遠赴琉球國了，閩浙總督玉德奏請，是否將白螺交與趙文楷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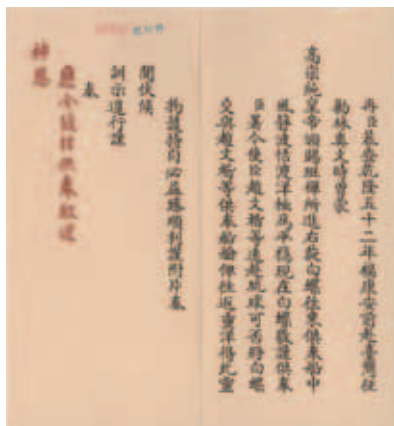
圖十七 革職留任禮部尚書恩承等奏〈為琉球國陳情陪臣法司官毛鳳來等赴部呈遞稟詞因該國遭日本陸處懇恩賜救以復貢典稟請代為轉奏等情事〉光緒8年5月12日 8扣 局部 故機12381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閩浙總督李芝昌、福建巡撫王懿德奏〈為喉啞喇夷人久竊琉球經該國王世子遣使來閩求為請諭奏聞事〉咸豐2年11月7日 16扣 局部 故宮1215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冊封琉球正使齊齋、副使費錫章奏〈為聖澤懷柔普備百神效順性虔恭懇恩賜御書以彰靈應事〉嘉慶14年2月13日 10扣 局部 故宮09918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閩浙總督玉德奏 附片〈為使臣趙文楷等遠赴琉球可否將白螺交與趙文楷等供奉船艙俾得靈物護持事〉嘉慶5年3月22日2扣 故宮09110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奉船艙，以得靈物護持，從此成為故事，每有冊封琉球國之事，必供奉冊使封舟，俾得護佑。(圖十五)

封貢式微

西方各帝國興起後，即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資源與市場，東亞為其主要目標之一。道光鴉片戰爭失敗、簽訂南京（江寧）條約之後，其帝國主義勢力更無忌憚，並擾及中國各藩屬；琉球國亦深受衝擊，先是英、法、荷蘭等帝國的騷擾，最後並在西方各帝國、尤其是英帝國的支持下，日本出兵強行占領琉球國，繼而亡其祀統。

閩浙總督李芝昌、福建巡撫王懿德奏摺內容，即自道光二十六年起，英帝國在琉球國滋擾情形的奏報：先

朝，辦理外交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只能將琉球官派弁送至天津，再由李鴻章派員護送回閩；至於主管藩屬事務的禮部，只說「至該使臣等，薙髮易服，遠道來京，其流離顛沛情形，殊堪憫惻，應如何量予優恤之處：」。可以說，整個中央已經因循泄沓、拿不出具體辦法來了，似乎還不如地方官員積極進取；就琉球國士紳而言，真正是「孤臣無力可回天」！（圖十七）

結論

雖然以上只是從四百多件的院藏清代琉球檔案裡，選出十幾件描述、敘說中國與琉球國之間的封貢關係，或足以說明清代中琉關係的密切。

就中國立場來說，雖以天朝自居，招徠琉球國的稱臣納貢，卻從來沒有占領琉球國領土、亡其祀統的想法與做法，相反地，保護藩屬是身為宗主國應有的義務與責任；至於最後日本占領、滅亡琉球國，只能說是清廷國力日衰，已經無力履行義務了。如果從朝貢貿易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冊封、朝貢、撫恤難民、救死扶傷，

是怕噫哈攜眷在琉球國占住，迄未撤回；又復提兵突入（琉球國）王宮，肆行無忌；又欲廣傳其教，琉球國恐國家顛連，必所不免。在在使得琉球國國王、世子「驚疑危懼，踴躍不安」，因此「不憚險阻，遣使航海來閩告急」。在此之前，琉球國王尚育及世子尚泰曾經四次遣使來閩，備咨福建藩司轉詳查辦，就琉球國而言，一是「勢甚貧弱」，無力與之抗衡，二是琉球國與英帝國向無交涉事件，亦即「大夫無私交」之義，外交理應由宗主國辦理。顯然此時的大清，自顧且不暇，哪裡還有餘力保護藩屬，因此七年來都沒法處理；可是福建地方官員認為，不能因此讓琉球國使臣徒勞跋涉，仍然將此事上奏朝廷，並一方面飛咨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查照覈辦，因為在體制上，與英帝國辦理外交事務的是兩廣總督。(圖十六)

琉球國被日本併吞之後，該國士紳等發起了復國運動，可是琉球國弱，力不足以對抗日本；於是不斷有琉球國人來到中國，請求宗主國派兵援助，以期恢復貢典。這時候的清雖是天朝恩賜，總是盡可能地滿足琉球國的需求。

就琉球國方面而言，則訴說著一幕幕努力圖存的故事：她侷促在東海一隅的海島上，為著朝貢貿易的經濟利益、財政利益，盡其可能地、努力地進行著各種各樣的朝貢事務；即使渡海本身就是冒險，她也要爭取每一個可以經營朝貢貿易的機會；即使是委屈自己，讓自已依附於強大的中國之下、向中國稱臣，為的是內可凝聚社會向心力、外可牽制日本的侵略與支配；即使在西力東漸下，強大的中國不再強大，也不再可靠，而自己的國王也被拘執成為俘虜，她的子民仍然不放棄一絲一毫的希望，呼喚清廷、盼望著宗主國的努力，冀有興廢繼絕之日。

但無論如何，在帆船時代，中國的冊封使臣也好、琉球國的朝貢使臣也好，當他們面對著深不可測的浩瀚汪洋時，都抱持著同樣一個願望：順風相送，祈禱著天后媽祖等海神護佑，給他們順風順水的平安渡航。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